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四期
2016年5月　　頁53~96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6.84.02

杜甫同谷詩現地研究

簡　錦　松*

摘　要

杜甫自秦州至成都這一段旅行，受到廣大的注意，他在同谷縣所作的〈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萬丈潭〉、〈發同谷縣〉等詩，皆有盛名。本文將以唐詩現地研究法，對〈鳳凰臺〉、〈萬丈潭〉二詩作精讀，重新驗證詩中的內容，對其位址也作出正確的標記，其他三首不具備現地研究的充分條件。又，晁說之於宋徽宗宣和四年至六年任為成州太守，創先在同谷縣新修杜工部祠堂，他正確的指證了鳳凰山，又指出萬丈潭的名稱和位址，由於他相信杜甫居住在萬丈潭畔，把杜工部祠堂建在潭邊。雖然他所說的萬丈潭位址，與杜甫〈萬丈潭〉原詩完全不符，杜甫當年並沒有住在萬丈潭畔，但他所提供的記載極有啟發價值，本文也將對他作深入分析。至於〈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久已膾炙人口，自來無人質疑其偽，其實乃出於拼湊造假，本文將有詳細的辯證。

關鍵詞：杜甫　同谷詩　同谷七歌　現地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4.02.10 收稿，104.09.18 通過刊登。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杜甫研究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北宋刻本到各家注釋、年譜、評傳、研究專書、期刊論文，綿綿不絕，看來已經十分完備。杜詩研究法中，「以杜證杜」之法，又被眾多人採用，誠然，這是一個好方法，但是，如果以杜證杜而出現矛盾時呢？例如一般人對杜甫最多的印象是貧窮，談到貧窮就不能不想到著名的〈空囊〉詩：「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全唐詩，225：2424d），[1]但同在那幾天內，杜甫所寫的詩卻有〈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寄贊上人〉等，後一首云：「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全唐詩，218：2288c），窮到囊無一錢的人，卻同時是正要購買房舍與土地之人，完全矛盾。若把時間拉到後面來看，杜甫在〈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詩中說自己：「兩京猶薄產」（全唐詩，230：2512），兩京薄產，指他在東都和西京都有薄產，這是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就擁有的產業，戰爭雖然延續多年，但杜甫在乾元1年（758）冬末至乾元2年（759）春日之間，便曾回東都檢視產業，大曆2年（767）在夔州時，也曾作詩送鄰人孟倉曹帶著親筆書信回土婁舊莊探視；至於西京的產業，收京後杜甫還曾居住，產權當然也沒問題。所以，當我們看到把杜甫形容得貧窮不堪的詩篇時，究竟應該怎麼去發現它的實指，回歸真相，恐怕不是單純「以杜證杜」就可以解決的。

杜甫「自秦入蜀詩」長期受到重視，眾多研究者提出了各出心裁的精妙言論，[2]但對於秦州到成都的山川實況，諸如道里之數，旅行期程、險夷變化、水陸區分，卻少人關心，舊注尤不可信。職是之故，筆者從2007年開始著手進行「成都－同谷」、「同谷縣」、「同谷－秦州」這三段行程的現地研究，希望提出有用的數據，供學界參考。

2007年及2008年，我完成了成都到利州（今廣元市）之間的考察。2009年，我一邊進行寶雞、大散關、鳳州（今鳳縣）的考察，同時也調查了由鳳州到兩當、徽縣這一路。2010年我對徽縣－秦州（今天水市）－同谷縣（今成縣）－興州（今略陽縣）做了一次環狀的考察，再沿嘉陵江南下。這幾次考察，建立

1 本文引詩，除非另有需要，皆取用自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為節省篇幅，下文中凡引用《全唐詩》詩句，直接於詩句後標注（全唐詩，卷：頁），但如連續引詩，為簡耳目，方始移注於下。

2 如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之類。

了我對杜甫自秦入蜀道路的廣域研究基礎，同谷詩則是整個研究的核心點。

本文所分析的詩篇主要是〈鳳凰臺〉、〈萬丈潭〉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俗稱同谷七歌）。[3]「鳳凰臺」所在之山，除山川形貌符合之外，亦有唐宋墨跡、摩崖仍在壁上，足供確認；「萬丈潭」的景觀，與杜甫〈萬丈潭〉詩相符，也可以判定。至於〈同谷七歌〉，經過反復辨證，可確定是偽造的。

本文的結構，先探討實際山川，分析其交通道路、地形地貌、人民聚落、農業生產、冬季氣候等。其次，以現地材料去驗證杜甫〈鳳凰臺〉、〈萬丈潭〉二詩。又其次，再用現地材料解讀北宋末年晁說之對杜甫在同谷縣的紀錄。晁氏是親身參與成州始建杜工部祠堂的太守，他對杜祠位置，以及鳳凰臺、萬丈潭的說法，都極具參考價值。再其次，才是對〈同谷七歌〉真偽的論證。

前行研究中，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書，[4]文獻處理相當深入，可惜限於當時政治條件，未能親赴現地驗證。近年來有李濟阻、王德全、李樹民、蒲向明、趙國正、蔡副全、聶大受、蘇海洋、劉雁翔等隴右學者，取徑與我相近，皆自述曾赴現地做過考察，對於杜詩中所寫到的地名，諸如赤谷、鐵堂峽、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栗亭、白沙渡、水會渡等等，撰有不少文章。其中以李濟阻用力最深，以蔡副全的方法最好。[5]讀者如對他們的著作有興趣，請自行參考。

此外，關於本文地名用法，說明如下：由於研究對象是唐詩，文中將盡量使用唐時地名，如同谷今為成縣，行文時仍用同谷縣。至於唐代西京的正名為京兆府，不稱長安；東都的正名為河南府，不稱洛陽，但長安與洛陽已為人所習知，有時也取來使用。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3 參見唐．杜甫撰、宋．王洙編，《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卷 3，頁 15b。

4 見嚴耕望，〈仇池山區交通諸道〉，《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頁 811-851。

5 見李濟阻，《杜甫隴右詩注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及單篇論文，蘇海洋，〈杜甫行程北段新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10 年 7 月），頁 34-38，在李濟阻的基礎上再加演述。又，蔡副全，〈從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看杜甫隴右行蹤〉，《杜甫研究學刊》2011 年第 4 期，頁 62-72。以葉昌熾的紀行日記為基礎，又採集隴右學者眾家之長，並有本人的實地考察。

二、秦州至同谷縣之實際山川

本節以「唐詩現地研究法」，針對杜甫詩的研究需求，解說同谷縣的實際山川。杜甫的同谷之行，發自秦州，故下文先簡述秦州到同谷縣之間的道路情況。

（一）自秦州至同谷縣

在進入本題之前，先略說杜甫旅行同谷縣的因緣。

杜甫同谷行的近因，是乾元1年（758）6月出任華州司功參軍，其遠因則可上推到至德2載（757）4月自京竄赴鳳翔縣開始。杜甫初任官為太子右衛率府兵曹（或胄曹）參軍，時為天寶14載（755）。756年6月長安淪陷，杜甫的官也做不成了，卻在隔年逃抵鳳翔行在時獲授左拾遺。雖然右衛率府是東宮十率府之一，和肅宗皇帝在潛邸之日原有淵源，但他既非明經、進士出身，任官資歷又極短淺，本來不可能被超升為左拾遺，只因為辛苦從賊中來歸，才有如此殊遇。眾所皆知，杜甫在左拾遺期間並不得意，後來從左拾遺外放為華州司功參軍，在官階上是平調，實際是繼房琯、劉秩、嚴武貶謫之後的下一波人事異動，謫降的意味很濃。杜甫對此難以為懷，故意選擇在長安西外廓城的金光門大會親友，寫下〈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因出此門〉（全唐詩，225：2414）一詩。華州，在長安東方的兩京大道上，杜甫不於城東的通化、春明二門言別，然後下長樂坡，渡滻、灞二水，行近便之路，反而在城西的金光門設宴款別親友，宴罷仍沿朱雀門外的橫街，貫穿整個長安城，才從春明門出京，等於是公開宣示他對朝廷的強烈不滿。[6]到華州才幾個月，他便在12月請假赴東都河南府，探視位於鞏縣土婁村的舊業，回程時已是乾元2年（759）九節度使所部官軍步騎六十萬於3月6日敗於鄴城之後的4月中，同年秋天，他便從華州司功參軍離職了。

關中的糧食本就不足以自給，平時便需要江淮漕運補充。現在因為戰爭之故，運道不穩，又屢逢天旱，物價飛漲，官民饑饉，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所云：「無錢居帝里」（全唐詩，225：2427）指此。當時離開關中而流亡的首選是江陵，江陵也因此快速擴張，數年後即發展為南都。第二選擇是成都，這是唐玄宗曾經避難之地，也曾被升為南都，後

6 請參閱簡錦松，〈現地研究與唐詩詮釋新經驗〉，胡月霞主編，《2008年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09），頁361-391。

來成都取消都的等級而移其名稱於江陵。杜甫未下江陵，也未赴成都，而是選擇秦州。在秦州，他曾希望隱居於此，但沒有成功。關於杜甫為何離職，為何到秦州，古今談論者甚多，以非本文重點，不擬在此深談。

從秦州到同谷縣，現代公路里程為179公里，根據多年來的研究經驗，單就兩地之間的距離而論，古今道途的差異不大。晚清葉昌熾（1849-1917）《緣督廬日記》載有他於光緒29年（1903）3月14日至17日，自秦州到同谷縣西境小川鎮的詳細里程，共行4日，[7]如果葉昌熾的目的地是同谷縣城的話，應該會使用5天。葉昌熾從光緒28年（1902）正月，以翰林院編修提督甘肅學政，現任的省級長官出巡，所乘轎有專業輿夫，[8]條件好，速度快。杜甫是全家人遷徙旅行，部份人騎馬，部份人乘車，速度較慢。[9]如以杜甫紀行詩篇仔細推算，發秦州之日，應在乾元2年（759）11月15日夜中宵，以現代時間觀念來說是16日凌晨，途中他又折去法鏡寺遊覽半日，可能在11月21日或22日抵達同谷縣，所用的時間約7天或8天。[10]抵達以後，他在11月24日度過冬至，並於12月1日入蜀，作〈發同谷縣〉詩。這年11月只有29天，所以杜甫在同谷縣停留的日數，最多九天而已。

唐代的道路設施、交通工具、沿途供給，遠不同於今日，杜甫舉家遷徙的艱難感受，非我們所能想像，固不待言。然而，對於同一位旅人而言，在同一時空，同一旅次，途中所經過的地形，屬於平山寬谷，或是高嶺深峽，感受畢竟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如果清楚了秦州到同谷縣之間實際山川的險夷變化，應有助於理解杜甫紀行詩中的所指。

2010年我依照研究的序列，進行到秦州至同谷縣的項目，於8月28日至9月6日做了現地考察。我由天水市出發時，沿G316國道，順著耤河支流南溝河南下，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7 見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7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11，頁11b-16b。以葉昌熾的紀行日記證述秦州道路，參考自隴南師專蔡副全大文，見註5，不敢掠美，附記於此。

8 同上註，卷11，頁12a，「適大風起，砰鎗之聲聒耳，前後不相聞，輿帷軒軒欲舉」，及卷11，頁14b，「所經數十里，皆鑿土為凹凸，儼如耙齒。輿夫呼為馬坎，當因路險取以著腳」，以此知葉昌熾當時為乘轎巡行。

9 唐代車行的法定速度，慢於人、馬，見唐．李林甫等奉敕編，陳仲夫點校，〈尚書．戶部．度支郎中〉，《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頁80：「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大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

10 請參閱簡錦松，〈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11月），頁75-96。如該文與本文不同時，以本文為準。

經皂郊鎮（又作皂角鎮），在徐家店村（34°24'36.14"北，105°44'7.95"東，海拔1448米）之西，渡南溝河，接駛S306省道，至平南鎮，沿西漢水而西行，經鐵堂峽、天水鎮、鹽官鎮、祁山堡，至長道鎮。在長道鎮的三叉路口（34°13'53.77"北，105°23'14.46"東，海拔1491）左轉，南接S218省道，穿越西和縣地，抵達同谷縣城。由於杜甫所題詠的鹽井在S306省道旁、法鏡寺在S218省道旁，[11] 因此，如果不強調細部差異的話，這條道路可以相當於杜甫所經的路線。

若以地形景觀來作區別，從秦州到同谷縣全程可分為兩段，前段約佔三分之二，相當於今天水市區到今西和縣城南。途中只有兩處明顯的高地，一處是由徐家店村轉入S306省道約3、4公里處（葉昌熾稱為華林山），以34°24'7.71"北，105°42'58.43"東，海拔1661米為代表，但徐家店海拔已有1448米，到此間的高差只有213米，又是緩升坡，盤旋而上，不覺困難，一如葉昌熾所言：「蓋來時徑路逶迤，以漸而升，故不覺其截峯，其實離平地遠矣」，[12]另一處是出了西和縣城南約11公里的童家灣，以33°54'54.92"北，105°19'38.47"東，海拔1725米為代表，過了這裡就漸漸換成高山深峽的景觀。除了這兩處之外，大部分的地面都是平坦的黃土高原，點綴著平衍的山形，眼界開闊，海拔一般在1450–1550米之間。

沿路中雖有鐵堂峽、寒峽，都是短短不到一公里，以鐵堂峽為例，詩云：

>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全唐詩，218：2295c）

學者們對鐵堂峽的看法頗為一致，[13]其東端起於約34°20'8.88"北、105°38'40.91"

11〈鹽井〉詩所寫地點，應即鹽官鎮，鎮內有鹽井祠，位於 34°15'36.09"北，105°28'1.96"東，海拔 1485 米。重修的法鏡寺石窟位於西和縣城北 12 公里石堡鄉石堡村五臺山支脈崖壁上，從 S218 省道，34° 6'2.92"北， 105°18'29.03"東，海拔 1522 米處，可以遠拍崖壁上的寺院建築。

12 見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卷 11，頁 14 下。

13〈圖二〉的峽谷被明清方志和隴右學者一致主張為鐵堂峽，理由很明確。此峽西口便是歷史悠久的宋天水縣故城，有靈源侯神祠（34°19'3.35"北，105°36'2.39"東，1584米）及完整的老城建築。換言之，此峽必定為秦州至古天水縣之間的驛路所經。S306省道，乃是因舊路而鋪設，從秦州到長道鎮三叉口，只有這一處峽谷，所以諸家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處，西端結束於約34°20'6.37"北、105°38'25.37"東處，東西兩端都是窄峽，中間為平地，山壁落差不大，谷中也不特別擁塞。「峽形藏堂隍」謂峽內地面寬平，如堂如隍。「壁色立積鐵」謂山為石壁，冬日草枯，色如積鐵。「徑摩穹蒼蟠」指山上其他蹊徑，但與杜甫行進路線無關；「石與厚地裂」指出峽之處；「威遲哀壑底」指驛路在谷底通過；因為驛路沿著西漢水上源，有時水漫道路，故有「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之語。以上場景，參考〈圖二〉，皆可想見。

從發秦州開始這三分之二路程，雖然沿途地形與道路本身並不艱危，但其時已屆冬至，攜家旅行於高原曠野，寒風凍襲，雨雪沾濡，所經地區又人煙稀少，食宿皆難，辛苦是必然的，如〈赤谷〉詩中：「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全唐詩，218：2295b）的情況，也許常常遇到。縱使如此，由於這段路程畢竟寬緩得多，所以他在〈發秦州〉一詩以後所寫的〈赤谷〉、〈鐵堂峽〉、〈鹽井〉、〈寒硤〉、〈法鏡寺〉等詩，所呈現的艱難路況，不過是「亂石無改轍」、「水寒長冰橫」、「沮洳棧道溼」之類的道路不便而已。

進入這條驛路的後三分之一路段，也就是前述海拔1725米高程的童家灣村之後，才開始走進高山深峽的地形。此後海拔雖然逐漸下降，地形卻逐漸險怪，杜甫〈青陽峽〉詩所云：「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全唐詩，218：2296），便是從這一段開始。同〈青陽峽〉詩中，杜甫說他秋日赴秦州，登上隴阪時，本來以為這裡就是最高大的山了，不料青陽峽所見之山，更為高壯奇怪，讓他「及茲歎冥漠」。

杜甫的紀行詩數量，也顯示出他對前後段道路的差別感受。在前面三分之二里程中，只有〈赤谷〉等五首，後面僅僅三分之一路程，他也同樣寫了五首：〈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創作的頻率加了一倍，不難發現，後段行程的山水之奇，更能激動杜甫的心。

筆者沿途拍照時，在後段道路中停車拍照的次數，也遠多於前段。在後段山區中，我兩度流連拍照不忍離開的美景，一處是在S218省道的一處崖壁上（33°45'34.51"北，105°25'6.57"東，海拔1455米），眺望對向的絕壁連延，深塹無底。從該處到同谷縣城約僅42公里，杜甫〈積草嶺〉詩曾說：「卜居尚百里」，以里程計算，略相當於杜甫所寫的積草嶺的位置。[14]另一處是在S218省道的

信而不疑。

14 筆者推測此處為積草峽位置，是推算杜甫詩句所指之處，可能在這一帶，並不確認於某一個位置點。不過，隴南學者對查考積草嶺的位置很有興趣，如趙國正，〈杜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3°43'12.95"北，105°31'1.91"東，海拔1452米處，看到深谷中有綿延數里的石崖，如〈圖三〉所見，非常壯麗。

經由以上的解說，可以知道杜甫此行並非全程都路險難行。然而，古今所有的註解和賞析，都在強調行路之險艱。古人會有這樣的註釋，乃因為主要注杜者多是長江下游的文人，對於關隴地形完全陌生，只能從字面去揣摹和夢想，夢中說夢，何所不至？更兼一唱百和，相隨以謬，反而成為具有權威的古注。如此不辨山川，不識道里，不分險夷，貿貿然全部冠以道路險艱，無限上綱的引申為杜甫內心的痛苦，是不可以的。

（二）同谷縣的盆地特色

唐代同谷縣，屬隴右道成州，今名成縣，即由成州而得名。同谷縣的地形特徵，是前述道路後三分之一段所見深山高峽的沿續，但縣城所在之區，則是川原交錯、平坦寬廣的盆地。〈圖四〉是從中國·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繪製的〈天地圖〉[15]所作的截圖，可以看出，在秦州以南，漢中以西，一片群山起伏中，同谷盆地非常醒目。雖然天水鎮、鹽官鎮、祁山鄉、石堡鄉、西和縣城多處的寬谷平山之中，也有不少可耕的平地，但高山圍峙的同谷盆地，最為特出。同谷縣所轄，除了同谷盆地外，縣東的洛河河谷（店村鎮）、栗川河谷（栗川鄉，即杜詩所稱栗亭），[16]都有平坦的可耕地，使同谷縣成為隴南重要的糧食產區和軍事要地。

同谷盆地的底部由東河流域與南河流域構成，兩河衝破周邊叢山峻嶺、闇谷深峽，到此豁然開朗，蜿蜒流注，沖積出這片寬廣的平原，一般海拔約為955－985米。〈圖五〉是以海拔985米為基準所圈畫出來的盆底區域，面積約15.4萬平方公里。盆緣四周諸山，從海拔從1600米到2000餘米不等，環護如列屏，山勢既高，地形也險峻。城南的青泥河谷，今名飛龍峽，險惡特甚。

清代成縣縣城，[17]西起裴公湖南的西關，東到東關，東西寬約0.9公里；北

隴右詩作中的積草嶺考〉，《西北師大學報》，1991 年第 4 期，頁 92；及註 5 所引蘇海洋〈杜甫行程北段新考〉，都可備一說。

15 參見中國·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天地圖·在線地圖》（網址：http://map.tianditu.com/map/index.html）。

16 洛河河谷海拔 1000 餘米，盆地特徵不明顯。栗川河谷呈南北向，北面從伏家鎮算起，南到吳家灣村，長約 7.8 公里，東西寬約 1.1 公里。地形北高南低，伏家鎮海拔約 997 米，吳家灣村海拔約 963 米，吳家灣村可能是杜甫詩中所說的栗亭。

17 見清·黃泳，〈成縣疆界全圖〉，《成縣新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刊本，1741），卷 1，頁 1。

臺灣大學文史哲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北關，南到南河北岸，南北長約0.85公里，現為城關鎮，今日成縣的市區，便以城關鎮為基礎向外擴展。主要的人口和房舍、耕地都集中在盆地底部。

東河，以位於縣城之東而得名，其上游名為熊家河，從畢家莊（以33°51'34.75"北，105°41'1.30"東為代表）以下稱為東河，自北向南流約19.6公里，至孫家壩東方（以33°44'19.06"北，105°44'38.94"東為代表）與南河相會。南河亦因位在縣城之南而得名，上游在縣西，稱為拋沙河，自拋沙鎮大橋起（指西橋頭，33°43'15.97"北，105°40'13.10"東），稱為南河，自西向東流約8.23公里，在孫家壩東注入東河；同谷縣城的東關，離兩河交會之處不遠。二水合流之後稱為青泥河，成為嘉陵江的重要支流之一，繼續南行約1.24公里（33°43'50.69"北，105°45'13.78"東，水位958米），急水衝抵雞幘山腳，便開始切割為深峽和湍流，破山而去。「雞幘山」名稱，出於北宋晁說之所記，說見後文，晁氏亦載其峽名為「龍堂峽」。

「龍堂峽」，今名「飛龍峽」。河水入峽後約1.27公里，峽水抵今杜甫草堂下，水位約942米。繼續南行約2.5公里，即成縣學者所指的萬丈潭，水面高程約933米。由於兩岸高山絕壁，河中巨石遍布〈圖六〉，青泥河水量本來豐足，及至束水入峽，其勢尤為湍急，現在峽中還有一座營運中的小型民辦水電站（代表位址為33°42'15.72"北，105°46'5.34"東），在萬丈潭之前。過了萬丈潭之後，溪水再下行約53公里，在今白水江鎮南方（33°33'35.60"北，106° 3'9.07"東處），注入嘉陵江，水面高程約701米，從同谷縣至此，全部都是下坡。白水江鎮乃唐代興州長舉縣地，貞元19年（803），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為了節約輸送軍食軍需到同谷縣的人力，從長舉縣新修一條水陸運輸系統到成州，所利用的水道，便是這條青泥河，[18]此道不知何時已廢，現在大部份路段是僅通人行的小徑，順流可到嘉陵江邊。[19]

從上述實際山川來看，〈同谷七歌・五歌〉說杜甫的居住處是：「四山多風溪水急。……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這樣的地理條件只有飛龍峽深處才能符合。但是，杜甫〈萬丈潭〉詩已經說了：「造幽無人境，發興

18 詳見唐・柳宗元，〈興州江運記〉，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580，頁5860。文中所述成州寶井堡至長舉的舊路，即杜甫入蜀所由。新路自長舉導嘉陵江水西上，除青泥河別無可用者。此文作於嚴礪牧梁之五年，即貞元19年。

19 至本人考察之日為止，沿青泥河的道路，大部份是人行小徑，只有七家坡（33°38'38.86"北，105°53'15.90"東）至宋坪鄉（33°36'3.59"北，105°55'0.03"東）有公路，全長約6.88公里。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我輩」，可見當年杜甫來遊時，峽谷內就沒有居民聚落。在後世，即使到2010年，飛龍峽內仍極少人居住，只有一所杜甫草堂作為觀光設施、一家廢棄飯店、一個廢棄硫酸廠、前述小型民辦水電站和數名工人，以及零散分布在山頭的幾戶民宅，杜甫不可能居住在這種地方。下一節將談到的晁說之所記萬丈潭及杜工部祠堂，也都是在青泥河進入飛龍峽之前，並未進入峽中。

氣候方面，同谷盆地受到兩大因素影響，冬季十分溫暖，一是位居秦嶺南坡的地理條件，一是盆地四面大山的屏障效果。杜甫〈發秦州〉詩所謂「漢源十月交，[20]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全唐詩，218：2295）便是。根據中國氣象局於2013年發布的近二十年成縣氣象數據顯示，陰曆11月中，最低氣溫達到零下的日數只有個位數，多雨少雪。[21]現代氣象資料雖然不能直接等同於古代，但從二十年氣溫紀錄來瞭解一個地區的寒燠特徵，仍有古今參照的價值。由於氣候溫暖，灌溉便利，同谷縣的糧食生產豐富，冬天以小麥為主，夏天可種植水稻。在唐代，同谷縣也生產稻、麥，後文「鳳凰臺」小節所引〈唐元和九年李叔政題壁〉（見〈圖十一〉）的記載，可以為證。

不過，同谷縣雖然產稻與麥，但此地太接近吐蕃的勢力，而且與秦州不同的是，它的防衛力量不足，卻又是吐蕃入侵關中的要道。事實上，在杜甫行經之後的第4年（廣德元年，763年）吐蕃即由此道，攻陷長安，代宗出奔。其後貞元畫界，[22]更以同谷縣為邊界。安全性問題，成了想要留在同谷縣居住的人，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以杜甫而言，他到同谷縣本有卜居之意，手上也還持有預定在秦州購買房舍田地而未用出的貲金，但終究只在同谷縣停留了九天就離去。他改變心意的原因，在〈發同谷縣〉曾提到：「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全唐詩，218：2299），詩意即說：自己從秦州出發時還很高興，避開了來自皇朝內部的戰禍，抵達同谷縣才瞭解情況，注意到吐蕃問題，迫使他臨時決定繼續南下成都。[23]注杜者從無人發現

20 十月交，其義為「十月中」，昔人有解為「十月一日」者，非也。「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二句，也只是形容同谷縣十月的天氣，並非出發日期。

21 見中國氣象局，《歷史氣象數據查詢網》，http://www.cma.gov.cn/2011qxfw/2011qsjcx/，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12 月 15 日。本網頁在 2015 年已改版，需要實名登錄。

22 唐貞元三年（787），與吐蕃畫界，見五代．劉昫撰，〈德宗本紀．貞元三年〉，《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2，頁 356，及李翺，〈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全唐文》，卷 639，頁 6457。

23 杜甫如果在離開華州之後就決定入蜀的話，當時入蜀的正路是寶雞鳳州驛路，唐玄宗和房琯、嚴武都是由此往來。寶雞在西京和秦州之間，他大可以循此路提前南下，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忡忡去絕境」的意指，其實，忡忡乃不安之意，絕境指此地有邊塞之險迫，所說的就是安全性問題，只有北宋晁說之才看到這一層。[24]

三、杜甫在同谷縣的題詠及宋人晁說之的記載

杜甫在同谷縣所作詩篇，以〈積草嶺〉最早，〈泥功山〉次之，〈鳳凰臺〉、〈萬丈潭〉再次之，〈發同谷縣〉又次之。〈積草嶺〉應在今西和縣與成縣交界，〈泥功山〉應在今成縣西境，另有〈木皮嶺〉在栗亭東南，以杜詩觀之，度木皮嶺應該已出同谷縣東境。此三地皆難確指，即使隴右學者極力要找出其所在，因資料不足，尚難構成現地研究的要件，只有〈鳳凰臺〉、〈萬丈潭〉具備現地研究的條件。下文中，將分為三個小節，先討論鳳凰臺，再探萬丈潭，最後一小節，討論北宋晁說之的杜甫認知。

（一）鳳凰臺

首先，請看〈鳳凰臺〉詩：

>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貴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25]

本詩提供了三個研究鳳凰臺的地理條件，都可以在實際山川中得到驗證：

1.「亭亭鳳凰臺」- 指出山形，山的頂部有層臺之貌。

2.「北對西康州」- 指鳳凰臺的北面，面向同谷縣。西康州即同谷縣古名。

不必「遲迴度隴怯」，先度隴山，繞道秦州，還考慮卜宅東柯谷；又在距離同谷百里的積草嶺，仍說要在同谷縣卜居。可見杜甫入蜀的最終決定，是在同谷縣改變而形成的。

24 見北宋．晁說之，〈發興閣記〉，《嵩山文集》，《四部叢刊續編》第 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卷 16，頁 28b-30a：「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尤僻左，杜子美來自三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土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

25 見唐．杜甫撰、宋．王洙編，《杜工部集》，卷 3，頁 15b。

臺灣大學藝術學門資料庫

3.「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 言山勢陡峻，若絕蹊路，石崖如林，所見果然。

杜甫精熟《文選》，「亭亭」二字在《文選》中有「高竦」和「迥遠」兩義，此詩乃取高竦之義。[26]北宋晁說之〈濯鳳軒記〉云：「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峰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27]「亭亭然臺之狀」六字，深為得之。〈圖七〉中，石崖與林木之間有鳳凰山寺，石崖頂部呈現層臺之狀，前為武家山，中為燕家山，後為地溝梁，前端崖頂海拔約1300米，漸漸升高，至燕家山，海拔約1400米，從武家山到燕家山，地形大體平坦，遠望有高臺之形。[28]石頂的後段聳起之處為地溝梁，海拔1600餘米，為層臺之最高竦處。符合杜詩的第一個條件。

石崖的西北面為同谷縣城，同谷縣古稱西康州，[29]符合杜詩的第二個條件。〈圖八〉是從鳳凰山寺內，〈唐元和九年李叔政題壁〉墨跡的前方懸崖邊（33°44'0.81"北，105°46'31.01"東，1152米處），朝向約西北297度，向下拍攝縣城，因為地形限制了角度，照片中所見到的主要是新城區。老城區東端的東門橋在西北偏西288度，西端的裴公湖在280度的位置，都沒有拍攝到。至於縣城在鳳凰臺西北，何以詩中只說「北對西康州」？這是因為句中只剩下一個字的空間可以放置方位詞，所以省略「西」字，為古典詩常見的用字法。

至於杜詩的第三個條件，照片中石崖橫陳於嶺樹之上，排布如林，高插空際，登陟惟艱，目擊可見，不待繁言。

經過現場所見與杜甫原詩的比對，已可確定鳳凰臺就這裡，我們仍再從唐宋摩崖及碑刻來作驗證。如前所述，位於石崖之下，林薄之上，有一處古寺，寺的主體是天然巖穴，海拔高程約1154米，穴中寬窄不一，寬處僅有數米。現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26 亭亭訓為高義，見張衡〈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注：亭亭，高貌。又，劉孝標〈辯命論〉:「璅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亭亭訓為遠義，見司馬相如〈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注:「亭亭，遠貌。」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飆。」注:「亭亭，迥貌。」以上各例，一指日，一指月，皆形容日月在遠而來照。分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2，頁 57；卷 54，頁 2349；卷 16，頁 716；卷 22，頁 1036。

27 見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 16，頁 22b-24a。

28 成縣人士所說鳳凰臺，便指此地，〈天地圖〉也標此點為鳳凰臺。

29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地理志．同州．同谷縣〉，《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 30，頁 1036，「同谷，中下。武德元年以縣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在修建的山門，在巖穴東口，山門外的石壁上還有古代的建築插孔（33°44'0.65"北，105°46'30.78"東），從這裡開始計算，到後院殘留的建築方孔為止（約33°44'0.16"北，105°46'25.17"東），東西長約153米。巖穴內部的摩崖、題壁、斷碑，保存尚好，露天崖壁上的佛像、佛龕風化得非常厲害，還有許多建築壓痕、插孔殘跡密佈。

此寺在唐宋時期有大雲寺、鳳凰寺二名。寺中發現的遺跡中，多稱鳳凰寺，僅一件稱大雲寺。[30]前者如〈唐代尊勝陀羅尼經殘幢〉，便有「成州鳳凰寺」等字（〈圖九〉），[31]另有北宋三碑，其中兩件是宋仁宗嘉祐5年（1060）的詩碑，其一云：「鳳凰寺／（原詩殘缺太多，無法解讀）／嘉祐庚子歲仲春清明後一日記」此係摩崖，仍在壁上高處，由左至右書寫。庚子即嘉祐5年。其二，署名為「嘉祐庚子六月初三日留題，同谷縣令牛建原立石」，為楷體五律二首，每兩句一行，每行僅存下半部六字，由右至左書寫。這片刻石已臥倒在此寺後院。另一件是宋哲宗元祐1年（1086）所刻完整磨崖，長約50公分，寬約30公分，文云:「元祐一年正／月九日武功／遊師雄登／鳳凰山寺 」,自左至右書寫(〈圖十〉)。遊師雄，字景叔，北宋京兆武功（今武功縣）人，學於張載，第進士。《宋史》有傳。[32]他因長於西北軍事，頗有時譽，遊同谷縣後赴京，改宣德郎、宗正寺主簿。蘇軾〈三馬圖贊〉曾載其人其事。[33]

由於鳳凰臺景區在杜甫來遊之前已經存在，推想在杜甫之前，可能已經用鳳凰作為寺名，但也可能是後人喜愛杜甫〈鳳凰臺〉詩，而以此為山寺命名。不論得名來源為何，自唐至宋，既有此鳳凰山寺之名，此山形貌又符合杜詩所述，則鳳凰臺定位於此，實可確定無疑。

寺中遺留的古跡，還有一件重要的唐代文物，即唐元和9年（814）〈李叔

30 此寺中的33°44'1.14"北,105°46'29.66"東處，還有一方摩崖，上書「大雲寺」三字，是鳳凰寺又名大雲寺。又據〔宋〕王象之（1163-1230）,《輿地碑記目》卷4,〈成州碑記〉，頁 42b:「大雲寺石碑，在鳳凰山上，去州七里，創始莫考。殿後崖上有刻字云：漢永平十年。又經閣崖刻云：梁大同九年」,王象之所載大雲寺石碑，或即此。至於殿後云云，今未見。

31 關於〈尊勝陀羅尼經殘幢〉，詳見張忠撰,《成州春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頁 23-26。該文自註：原載甘肅《民主協商報》2001 年 9 月 7 日第三版。〈圖九〉係蔡副全所拍攝，提供作者使用。

32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32，頁 10688-10690。

33 見宋．蘇軾,〈三馬圖贊〉,《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1，頁 610。又元．脫脫等撰,〈哲宗本紀〉,《宋史》，卷 17，頁 325，載:「元祐 2 年 8 月遊師雄執蕃酋鬼章青宜結，復洮州。」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資料庫

政題壁〉墨跡。此件墨跡可辨識者共十九行，甘肅隴南師專美術系蔡副全教授辨識得最精詳，[34]筆者以蔡文為基礎，略加添補，其內容為：

> 元和八年六月十五日／勅授成州刺史開府兼侍御史李叔政／到任，其本州殘破，已經數載，穀麥／不收，又汎水惟沫，管內百姓飢惶□／便祠禱□，九年，一境春夏大豐，倉稟／盈溢，以其年八月八日，設清齋□□以／答前願，兼聖像壞者而報餙□。／其寺自欘槍之後，道路荒穢，藉□□□／綿密，廢來久矣，遂併功於斫創□通行。／其月七日送供到此寺宿□兩夜，晴天忽／雲霧斗闇，遂真心稽告，瞬息之間，雲／收霧卷，當時晴明，其應如答。其□也有／一虵出，長十八尺，錦綺文成，從□□□／盤下有□□□□，此必龍像□而□□／，道場之人悉皆見也。時元和……／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成州諸□□□／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 上／（以下不明）

按：唐朝與吐蕃在德宗貞元3年（787）畫界，貞元5年（789）將成州治權移同谷縣西境泥公山（泥功山），成為蕃界的最前線，所謂「本州殘破、欘槍」即指吐蕃侵入；李叔政到任後，尤關心穀麥，與前文所引柳宗元〈興州江運記〉可以互證。又，文中官銜「使持節成州諸□□□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等字，與白居易所撰〈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敕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姚成節」相同，[35]殘缺的□□□三字，可以白居易制文中的「軍事守」三字填補。為了查證此墨跡的真實性，我也曾將文中的字辭，拆碎來放在《全唐文》比對，相似之處極多。從這三點證明，其為唐代遺物無疑。

題壁文中和杜詩最攸關的字句，就是寫到李叔政在戍邊壓力下，致力經營一載，使「穀麥」從不收轉成盈溢。從這件事，再回想到乾元2年杜甫行抵同谷

34 前文所引張忠之文章（見註 31），稱其發現此題壁，並作了辨識，但他所記出的內容，與我所親見的壁上文句頗多出入。蔡副全，〈唐《李叔政題壁》墨跡考略〉，《敦煌研究》第 114 期（2009 年第 2 期），頁 45-49，所作辨識文字最為接近原跡，故本文採用蔡君的釋文，僅第五行「祠禱」，第七行「餙」，第八行「併」，第十一行「收」為本人所訂，與蔡君不同。此外，第八行「藉」字後，蔡君原辨為「典」字，第十行「宿」字後，蔡君原辨為「住」字，第十二行「其」字後，蔡君原辨為「解」字，疑為廨之省，本人無法從原跡判斷，三處皆從闕。

35 見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卷 662，頁 672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縣的往事，當時同谷縣既遠離戰火，陰曆四月收麥，十月穫稻，皆可正常進行，杜甫抵達之日，在冬至期間，離新稻登場不過月餘，不論自己購買糧食，或接受朋友邀宴，都很方便，何至於抱長鑱而欲掘本不存在的黃獨之苗？

最後，回顧這首〈鳳凰臺〉詩所寫的實境，如「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都是自下向上的仰望之詞。而且，既然說是「路絕蹤」、「安得萬丈梯」，可見杜甫當時並未登上石崖之頂。為務實起見，也為便利讀者驗證，我把鳳凰臺定位於〈唐元和九年李叔政題壁〉墨跡所在的33°44'0.94"北，105°46'30.08"東，1154米處，以此為代表，而不把它標示在石崖頂上的荒山之中。

（二）萬丈潭

〈萬丈潭〉詩云：

>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峰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雨會。[36]

全詩二十八句，可分為三大段，「青溪含冥寞」至「卻立蒼石大」八句，總述臨江道路之險。「山危一徑盡」至「嵌竇潛泄瀨」十二句，分寫萬丈潭所見。「造幽無人境」至「快意風雨會」八句，為遊後之興感。由於杜甫是以行程先後來進行詩句運轉的，所以又可以細分為四句一組：1至4句，為總論；5至8句，寫到達萬丈潭前所歷；9至12句，寫萬丈潭所見；13至16句，為自萬丈潭向西北眺望所見；17至20句，為萬丈潭向東南眺望所見；21至24句，寫遊罷將歸之感想；25至28句，歎息冬日水低石礙，預約夏日再來重遊。

在一片荒山中，要認定何處是杜甫所寫的萬丈潭，雖然不容易，但也有方法可循。第一，詩中已經明確指出通往萬丈潭的沿途是絕崖和洪濤，而且溪水

36 引文採用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頁 701-704。惟「孤峰倒來深」句，使用《全唐詩》，卷 218，頁 2294。《杜詩詳註》作「孤雲到來深」，《杜工部集》，卷 3，頁 11b-12a，作「孤雲到來深」，在湍溪狹谷中，極不合理，不如峰字，理趣實境俱合。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流向是由出發處經過萬丈潭向下游曲通潛洩，考察同谷縣城鄰近山水，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只有青泥河飛龍峽。第二，全詩章法是順著行程建立的，因此，順著這條溪流去訪求與詩句相符景物的研究法，可以成立。2010年9月3日我在隴南師專蒲向明教授的引導下進行考察，令人驚異的是，一深入峽谷之後，就發現〈萬丈潭〉詩句與實際的山水極為相似。以下將依原詩順序解說：

詩篇一開始先概述此潭，「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杜甫提出兩點，第一，潭有神龍，第二，潭深萬丈，這兩點都很抽象。據晁說之〈成州龍池湫潭廟碑〉所載，城北的東河上源還有一個龍池湫潭，可以拿來比較：

> 成州今治同谷，距所治北十里而遠，有池，廣可度而深不可規也。蓋廣焉僅逾尋丈，而淵淪窅然，莫有冬夏之異，其深何如。邦人謂神龍是居，方其吁雨粒災而敏速，即無知者亦必曰神龍之居也。[37]

「成州治北十里」，已進入盆地北端的山區。同樣一條河流，同樣都在山谷中，同樣有龍神傳說，城北龍湫「廣焉僅逾尋丈」，換算約為二、三米寬。萬丈潭在城南飛龍峽，詩句中並沒有潭面廣大的特寫。由這兩點推測，萬丈潭應和溪谷的本來的寬窄相同，溪谷的水面寬窄不定，約在30-60米之間，萬丈潭水面大約也是如此。它雖然比城北龍湫更寬，但特徵相似，都是深而不廣。

接著，杜甫模寫緊鄰著峽谷的路徑：「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前兩句寫險徑在高危的峭壁上，側身而行，就如凌空而下煙霧。後兩句補足前意，原來身前就是流量驚人的溪水，背後就是大片峭立的石壁。這四句詩所寫的風景，現在看起來也是如此。（請參閱前文〈圖六〉）

接著，杜甫就要到萬丈潭了，因為小徑已盡，所謂「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澀」，我們也在這裡看到了如〈圖十二〉的景觀：一條細小的山徑瀕臨江崖，身旁是長約90米、上端不可仰視的高大垂懸的石壁，腳下就是深谷洪濤，峽谷另一岸相對的也是絕壁。筆者在拍照時，偶而有青泥河下游的農民經過，人在蒼石絕壁間，行步跼狹，若倚虛無，與杜甫所寫相似。我們考察到此處，還在石壁北端盡頭，看到一根殘留的古棧道支木（〈圖十三〉，位於33°42'12.33"北，105°46'16.29"東），不知何年所作，一頭插入山崖上的石孔，一頭向峽中凌空伸出，從棧道支木到潭面，海拔落差約70米。沿小徑走過

37 見清．黃泳，《成縣新志》，卷 4，頁 12b-14a。

前述臨江石壁的南端（33°42'9.14"北，105°46'15.63"東），再往前行，便是通往白水江鎮的下山步道。蒲向明教授認為崖石下方即是萬丈潭，對照杜甫的詩句，此說確有見地。

不過，從接下來的「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峰倒來深，飛鳥不在外」四句來看，杜甫當時應該已經下到水濱，可惜現在雜木叢生，沒有路徑垂降到潭面。這四句是從萬丈潭向西北眺望所見。「黑知灣澴底」指水深，「清見光炯碎」指水面，「孤峰倒來深」，指山影倒映水中。句中寫到的「孤峰」，在〈圖十四〉這張照片中，也有一個孤立的山峰，由於峽中只有這一座明顯的孤峰，我們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與杜甫當年所見到的同一孤峰。

繼前四句寫西北方向所見之後，接下來的「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四句，杜甫轉身寫東南方向之所見。[38]前兩句補充說明山谷溫暖，雖然已到冬至，薜蘿仍然綠陰；寒木本應落葉，卻仍有美麗的葉子，如旌如旆，森然布列。後兩句則說青泥河向下游流去，遠川是長眺溪身蜿蜒之貌，嵌竇是近處水盈而復流之狀。如前所述，貞元19年沿青泥河始有山南節度使嚴礪所開的新道，在杜甫的年代並無道路，所以他雖然遊覽了萬丈潭，目送遠川，委曲通流，卻不能由此捷徑，避開木皮嶺躋登之苦，直下興州。

接下來四句「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前兩句，指出此遊所到之境，並無居民；後兩句，把萬丈潭之行定義為「遊」，遊覽之後，又稱「告歸」，明確的說出自己並不住在這裡。

最後，杜甫以「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四句結束本詩。修鱗指龍，巨石乃河中所有，過是造訪之意。冬天龍會閉藏蟄眠，喻指河水流量減少，加大了巨石對水道的阻礙而不便行船，所以期待夏日水多時再來一過，可以榜舟快意而遊。此處蟄龍與風雨的比喻，與杜甫後來所作〈灩澦〉詩云：「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全唐詩，229：2505b）的手法，相反而相似。此外，末二句也觸及了兩個問題，第一，杜甫既然說出了希望夏天再來的想法，他當然不會是在此居住之人，晁說之指杜甫住在萬丈潭，必然是誤讀了杜詩。第二，杜甫在冬日來遊，又期待夏天重遊，可見他在寫詩的當下，曾有長居同谷縣的念頭。

這是杜甫第一次以整首詩極力模山範水之作，杜甫赴同谷縣之前，沒有寫過真正山水詩，發秦州以後，如〈鐵堂峽〉、〈寒峽〉、〈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諸作，都有山水詩的身影，但筆法仍是他慣熟的紀行模式，抒寫旅情多於模景範形。可以說，從杜詩開卷以來，

38 青泥河基本上是南北流向，在這一帶形成折曲，變成西北－東南流。

〈萬丈潭〉是首次全篇皆以模山範水之筆寫下的山水詩。他有條不紊的寫來，與現地山川如此相似，不能僅用巧合來作解釋。從另一面來說，由於實際山川與詩句高度符合，萬丈潭的所在位置，也就可以推求而得了。

（三）晁說之與杜公祠及其他

晁說之（1059－1129），字以道，宋京東西路濟州鉅野縣人（今山東省菏澤市鉅野縣）。宋神宗元豐5年（1082）進士。徽宗宣和3年（1121）春，他仍在京師，次年2月26日已經在成州作〈濯鳳軒記〉，至宣和6年（1124）3月24日作〈發興閣記作〉之後，才離職返回故里致仕，有《嵩山文集》二十卷傳世。

《嵩山文集》中的文章並不多，卻有多篇與杜甫有關：

1.濯鳳軒記／作於宣和4年壬寅2月26日乙卯

2.清風軒記／作於宣和5年癸卯5月6日戊午

3.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作於宣和5年5月7日己未

4.祭龍池文二首之一／作於宣和6年甲辰1月19日

5.發興閣記／作於宣和6年甲辰3月24日[39]

6.成州龍池湫潭廟碑／應作於宣和6年甲辰1月25日以後不久。[40]

這六篇文章當中，直接寫到杜工部祠堂創建緣由的，是宣和5年（1123）新祠落成時寫下的〈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 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涖水郭惴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

文中晁氏指出杜工部祠選擇在這裡的理由，第一，是杜甫曾賦〈鳳凰臺〉、〈萬丈潭〉二詩；第二，是此邦之人思公，認定此區的山水，為杜甫故廬之地。換言之，所謂杜甫故居，是晁說之到任前，本地已有的傳說。故居的具體情況不明，新修祠堂的機緣是趙惟恭捐了五畝之地（約2990平方米），[41]擴大故居之

39 以上五篇文章，分見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 16，頁 22b-24a；卷 16，頁 26b-28a；卷 16，頁 34a-37a；卷 20，頁 45b-47b；卷 16，頁 28b-30a。

40 同註 37，此文僅見於清．黃泳，《成縣新志》，未收入《嵩山文集》。

41 宋代畝制，以闊 1 步、長 240 步為一畝，5 尺為 1 步，若依陳夢家考證，宋世量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由縣令郭慥任提調之責，建為祠堂。文中涉及的地點，如鳳凰臺之石林，百丈潭之溪月，晁氏的其他文章中都有談論。

其次，是〈濯鳳軒記〉確定了鳳凰山、鳳凰潭及成州太守郡齋。其文云：

> （鳳州鳳集驛）又西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沒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874-879）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峰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

晁說之先提出成州有鳳凰山、鳳凰潭，然後又指出鳳凰山之一峰鹿玉峰，形狀符合杜甫詩「亭亭鳳凰臺」的描寫。接著，他再寫出山與潭的位置：

> 今成州雖不得居仇池之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名龍堂峽，鳳凰潭或名萬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內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菲陋而樂斯志也已。

此文敘述的內容很多，可分析為下列四點：1、成州有雞頭山和雞幘山，自西而東屬於鳳凰山。2、雞幘山下又名龍堂峽，鳳凰潭又名萬丈潭、大雲潭。[42]也就是說，雞幘山、鳳凰潭是在一處。3、鳳凰潭為昔日杜甫所居之地，[43]新建杜工部祠堂亦在於此。4、鳳凰潭離太守所居很近，因而把太守所居清心堂後面新建的軒，命名為濯鳳軒，以便就近瞻禮當年杜甫之所居，「近式乎工部之所居」的「式」字，乃瞻禮之義。[44]鳳凰潭、萬丈潭、大雲潭、百丈潭四種稱呼皆指

可能使用三司布帛尺，1 尺長 31.57 厘米。以此計算，一畝約 598 平方米。參閱陳夢家，〈畝制與里制〉，河南省計量局，《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 227-247。

42 大雲潭之得名與此寺有關。鳳凰寺又名大雲寺，參見註 30，大雲潭之名得於大雲寺，亦猶鳳凰潭之於鳳凰寺。

43 北宋．晁說之，〈祭龍池文二首之一〉云：「唐杜子美流落飢餓，嘗居于斯潭之上。」斯潭即鳳凰潭。

44 據晁氏〈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一文所述，撰文年月為「宣和五年五月七日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一地，但晁說之他文多使用「萬丈潭」，為與杜詩相應，且便於論述，下文亦僅用「萬丈潭」一名，來演述晁氏之說。

以上文字解說，讀者僅憑想像，恐不易了了。筆者利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製作了〈圖十五〉，將晁說之所說的位置具象化，使大家更易明白晁文的所指。圖中太守所居以清心堂為主，其東為濯鳳軒，其東南為清風軒，清風軒主要風景是看山，三個建物都在一起，所以用「太守所居」來統稱。至於萬丈潭邊，杜工部祠堂放在最北，發興閣在其南，都瀕臨潭水。萬丈潭敕利澤新廟在杜工部祠和發興閣之間，離開潭邊，置於發興閣西，都依照晁說之的指示。

圖中我把「太守所居區」和「萬丈潭區」區隔開來，直線距離約1.8公里，這是因為太守所居必定在州城內，州城應位於東河之西和南河之北，[45]而萬丈潭在城外雞幘山下，雖然晁說之宣稱：「其於守居為最近」，但潭、山與州城之間的距離必不可少。

接下來，請再看他對杜公祠、萬丈潭、鳳凰臺方位的描述，〈發興閣記〉云：

> ……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敕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屋其山之美，正如據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嵯峨碻磝，直上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效其峭蒨，若一日來自它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
>
> 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極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閣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

未」，而本篇〈濯鳳閣記〉撰於「（宣和4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已有「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之語，應是晁說之到任以後，倡始修建杜工部祠，其後地主捐地、縣令督造，至宣和5年落成。

45 清．黃泳，〈成縣疆界全圖〉，《成縣新志》，卷1，頁1，所繪縣城在兩河之間。古代城市由於選址的原則相似，常有延續性，晁說之當年的州城，應與此相似，沒有跨越南河築城之理。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利澤廟是龍神廟，宋人文集中多見之。萬丈潭究竟有沒有龍，畢竟只是民間傳說，但杜甫詩分明說了：「青溪合冥莫，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因此，唐時如果有龍神傳說，並非不可能。及至晁說之來任太守前，成州人士已經把青泥河進入飛龍峽之前的水域，以「萬丈潭」命名，並視潭為龍池，建成利澤廟來崇祀，而且取得敕封，稱為「萬丈潭敕利澤廟」。

晁說之、趙惟恭、郭慥等因為尊杜，始建杜工部祠堂，祠堂所在，就位於原有的萬丈潭敕利澤舊廟之北，相距只有十步。後來，他覺得舊廟擋住了杜工部祠前面的景觀，乃將它挪移，萬丈潭利澤舊廟原為三楹的規模，新廟仍為三楹，但高度拉高了，而且文中有「稱地形而全民力」，大約這次挪移的距離並不遠。其後，他又在新利澤廟之東，建造名為「發興閣」的閣樓。

這三所建築的相對位置，觀其「（發興閣）以盡山川之勝」之語，發興閣應在萬丈潭畔，萬丈潭利澤神新廟向西移以後，應不臨潭水。杜工部祠堂本來在舊廟北，會被擋住景觀，現在廟址移西，變成在新廟的東北。

請注意，三所建築都在萬丈潭北岸，而其山水之美，是在南向觀覽所見，所以舊利澤廟才會擋住杜工部祠的觀景線，而且下文還說：「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極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這段話寫得太簡略，因而不易懂，要分兩截來看。「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是一件，「望西崖，以極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是一件。先解釋後面這三句，前面兩句才能豁然貫通。

「西崖」一詞，乃借用杜甫〈木皮嶺〉詩：「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全唐詩，218：2299）的詞語，代指木皮嶺這條道路，並不是眼前景。從同谷縣向關中、漢中、西蜀的道路，往東是正路，晁說之〈東城外作呈圓機〉詩云：「即從此路東歸去」，[46]東城即成州東門，今為東關。出東關，渡東河，鳳凰臺便在路右，之後再出寶井堡，[47]過洛河谷，出栗亭，南登木皮嶺，越嶺之後，便下白沙渡，由興州南下。晁說之所指的便是此路，但這不是他的發言重點。

他真正的重點在眼前景：「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兩句。前面我們推算杜工部祠、萬丈潭利澤廟、發興閣都在萬丈潭之北，發興閣占有觀景的好位置。可以想見，宋人應在萬丈潭的南側，架棧為橋，先渡過青泥河，復沿雞

46 見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 8，頁 13a-b。宣和 4 年（1122）冬至後作。

47 寶井堡在唐時，曾為成州的權置之所，地處交通衝要，今名支旗村，栗亭今為徽縣栗川鄉。從成縣東關到支旗村約 3.1 公里，從支旗村沿支旗路東至栗川鄉約 29.5 公里。另，寶井堡亦為省道 S205 所經，在江洛鎮接上國道 G316，北通天水，東往徽縣，在十天高速公路完成前，為最重要的聯外道路。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幘山下，臨水設棧，窈窕延伸，最後由鳳凰臺石林前方通過。

通過以上解讀，晁說之所說的萬丈潭和杜工部祠堂之所在，乃在青泥河入山之前，尚未進入飛龍峽谷，十分明確。明代以後重建杜祠為杜甫草堂，以及後世方志之載記、參訪題詠之詩文，都說是繼承晁說之的遺蹤，卻又都是誤讀晁文。

今日所見的成縣杜甫草堂古蹟，建在飛龍峽谷裡，又說是晁氏杜工部祠堂舊址，當然是弄錯了。[48]據晁說之所言，杜工部祠有五畝規模，和發興閣、萬丈潭利澤神新廟都在同一區，三個建物之間至少各有約15米弱（十步）的距離，因此，單單是建築使用的平地，其長寬可能各需要40、50米或更多，在飛龍峽內，山壁峭立，偪近河道，幾無平地，以致現代新修復的草堂，只有大門和圍牆在溪畔，其他建築物都呈垂直地向山裡延伸，絕對沒晁說之所說的這樣大的臨水建築用地。而且，在峽中絕對不能望見鳳凰臺前方的石林，也不會有遊人樂意從杜甫草堂下渡河翻嶺到鳳凰臺石林前方。[49]

總而言之，對於晁說之在成州太守任上為杜甫所作的努力，可以作如是評價：

1、實際的成就：他參與營建了史上第一個「杜工部祠堂」（落成於宣和5年），創建了以杜詩來命名的「發興閣」（落成於宣和6年）。

2、記述的價值：（1）證實了杜詩〈鳳凰臺〉的所在位址，（2）提供了充分的資料，使研究者可以憑藉衛星地圖和現地調查，準確找出他所認知的萬丈潭，以及建於潭畔的杜工部祠的可能位址。（3）指出杜工部新祠建造前，本地人出於對杜甫的追思，在原址已有杜甫故居之說。以上三點，雖然只能說明北宋末期同谷縣人對杜甫的認識，並不等於杜甫在同谷縣的真正行跡。但其價值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48 參閱百度百科〈甘縣隴南杜甫草堂〉條，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329/6483032.htm。該文認為同谷縣杜甫草堂之創始，乃晁說之所記、趙惟恭、郭慥所建的杜工部祠堂，自然不錯。但晁說之所記之杜祠，與新修的現有杜甫草堂，並不在一處。至於清・黃泳，《成縣新志》卷3，頁47，〈古蹟・子美草堂〉引《廣輿記》:「子美草堂在飛龍峽口」，不能呈現清代子美草堂的實況，同書卷1，頁2〈成縣疆界全圖〉及頁6〈子美草堂〉都太抽象，姑置不論。

49 如由杜甫草堂下方渡河，水面高程約942米，然後須由小徑登上1400米的燕家山，再紆迴經武家山的東面，然後下降到海拔1154米的鳳凰山寺，全長5.9公里。從晁說之所建的杜工部祠到鳳凰山寺，只有3公里，全部走在平地上，只有最後數百米上坡，難易之情迥別。

之高，已無庸申述。

3、記述的缺點：（1）從晁文可以發現，在他出守成州之前，同谷縣已經有萬丈潭地名，萬丈潭畔也有傳為杜甫故居的古跡，對此，他僅僅是沿用舊說，至於傳說中的地點，其實際山川與杜詩明顯不合，完全不去思考。（2）晁文說杜甫居住在萬丈潭，而〈萬丈潭〉詩的末八句，杜甫明明白白說自己是來作一日之遊，並非所居之地，可見他對〈萬丈潭〉詩的解讀不夠細心。

4、對於〈同谷七歌〉：晁氏以七歌中「流落飢餓」的形象寫入〈祭龍池文二首之一〉：「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流落飢餓，嘗居于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之老，視今嘵嘵而生者，又復何有？』」，顯然他對於〈同谷七歌〉的真偽沒有懷疑。

四、〈同谷七歌〉真偽之商榷

最早採信〈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的，乃是五代・劉昫《舊唐書・杜甫傳》：「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梂，兒女餓殍者數人。」[50]短短二十九個字中，「寓居成州同谷縣」與詩題相同，「自負薪採梂」即出於「歲拾橡栗隨狙公」、「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以後王洙編《杜工部集》，以〈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為題，其所撰〈杜工部集記〉亦全抄《舊唐書》文句。時至今日，從無人質疑這七首詩的真偽，對「寓居」一事也無人質疑。

所謂「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本無疑問。杜甫的摯友蘇源明就死於穀食踊貴，杜甫一則於〈八哀詩之六・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中說：「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全唐詩，222：2353），再則於〈哭臺州鄭司戶〉說：「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全唐詩，234：2588），都是著眼在「穀貴」二字。雖然依照證據法則，蘇源明去世在廣德2年（764），不能以那時的長安米萬錢，就推論乾元2年（759）也同樣米萬錢。不過，杜甫離開長安時確實在擔心著「穀貴」這件事。

然而關中穀貴人饑是一回事，「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與「自負薪採梂」這兩句，卻非事實。杜甫從秦州往同谷縣時，確曾自述卜居之意，在〈萬丈潭〉詩結束時所說「何當炎天過」，也顯示了居留的雅望，但實際上，沒有實現其所願，他在同谷縣僅僅停留九日，就繼續南下成都，而非一般人所說的一個月。

50 五代・劉昫撰，《舊唐書》，卷 190 下，頁 505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負薪採椈」本是出於〈同谷七歌〉的偽造之詞，原無其事。至於「兒女餓殍者數人」，乃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全唐詩，216：2265b）之句附會而來，更將餓卒者由一人附會成數人，其謬不待言。

北宋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都喜愛〈七歌〉，[51]對這組詩全盤接受，不抱任何懷疑，晁說之也是其中一人。南宋以後，追和與擬作〈七歌〉者甚多，不僅中國，連朝鮮、日本都有不少。近人論著中，除了劉孟伉曾質疑過「三年饑走關山道」的解釋之外，[52] 從來無人懷疑過〈七歌〉的真偽。

但是，〈同谷七歌〉的內容，矛盾很多，詩中的杜甫形象，與杜甫其他詩篇所呈現的性情習慣，完全不同；對於杜甫江州妹的居住地，也誤說成絕不可能的淮河流域；其所形容的同谷縣杜甫寓居的地理人文條件，與同谷縣的實際山川及城邑人文，完全不合，為此，吾人不得不合理懷疑這七歌乃出於偽造。下文中，將通過一首詩一首詩的精讀，逐一指出其可疑之句。其中，〈五歌〉的實證在前面的第二小節「（二）同谷縣的盆地特色」，〈六歌〉的實證在前面的第三小節「（二）萬丈潭」，請對照前文，此處不再重複。

（一）一歌

>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這首詩中形容的杜甫悲慘景況，千年來讀者都習以為常。其實問題很多：

1、「白頭亂髮垂過耳」的形象，不合杜甫的性情習慣。杜甫在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視整飭衣冠，就以老病無聊的夔州時期來說，也經常寫著「束帶還騎馬」、「高秋卻束帶」、「束帶負芒刺」、「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之類的詩句，[53]都可以看到他穿著冠服的衣冠形象。正因如此，杜詩經常寫到梳髮、以

51 如北宋．黃庭堅撰、南宋．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卷 15，頁 9a，〈再和公擇舅氏雜言〉：「歲暮三十裘，食口三百指。寒不緝江南之落毛，饑不拾狙公之橡子」，便由〈七歌〉衍生而來。

52 見劉孟伉，〈讀詩小記－對〈同谷七歌〉的時間和地點問題質疑〉，《文史雜志》1985 年 02 期，頁 20。

53 以上各詩，分見《全唐詩》卷 230，頁 2529c，〈歸〉；卷 222，頁 2369，〈寄薛三郎中據〉；卷 221，頁 2339b，〈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卷 221，2347，〈柑林〉。在各詩中，即使他有時認為束帶太熱、太拘束，例如從白帝城攜馬乘船回來時，一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用簪來約束頭髮，如「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高秋蘇病氣，白髮自能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憑久烏皮折，簪稀白帽稜。」、「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54]這些詩都作於入蜀之後，不在現任官職的時期，他都相當重視形象，更別說是陷身於長安圍城中的〈春望〉詩，還考慮到「渾欲不勝簪」（全唐詩，224：2404c）。至於亂髮向人的經驗，連一次也沒有。從這一點倒推回去，當杜甫到同谷縣時，才剛剛從華州司功參軍的官職離開未久，與人相見時，口中還念念不忘左拾遺光環，這個時候，他會讓自己不冠不帶、不梳不簪，以白頭亂髮垂過耳的形象，去和同谷縣令以及其他朋友相見嗎？作歌屬於樂府詩的體類，雖然會寫得比較誇張，但不至於改變一個人的平生習性。

2、「歲拾橡栗隨狙公」——本句使用《莊子》狙公故事為典故，本身就是比喻，不須坐實。但大量研究論文都把它當作杜甫實有採拾橡栗以療饑，不得不辨別。橡實是堅果類，栗子很常見，2014年9月14日我親自在北緯37度海拔約100米的南韓淺山區撿拾過野生的橡實和栗子（同谷縣在北緯33度），當天才陽曆九月中旬，早見墜落滿地，杜甫於冬至前後到同谷，已經又過了三個多月，還能撿到什麼呢？何況像「歲拾」這樣的詞語，在「歲」字後面加上「拾」字動詞時，「歲」字不能作「歲暮」解，只能解釋為「每年、年年」，《全唐詩》中類似用語從無例外。試想，杜甫三年間都在作官，怎麼能說年年都隨狙公之後呢？

3、「中原無書歸不得」——前文已經指出，杜甫在乾元1年12月，曾回東都河南府鞏縣土婁舊莊探視，直到乾元2年4月返抵華州，也就是說，杜甫來到同谷縣的7個月之前，才剛從中原回來，對於中原的情況必定了然於胸，不必等待他人書信來告。因此，若說「中原無書」導致「歸不得」，必然不是事實。

（二）二歌

>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

自家柑林的園門就趕快脫掉禮服，仍堅持在外要冠服整齊，都能反映出他重視形象的性格。

54 以上各詩，分見《全唐詩》卷 228，頁 2481d，〈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卷 230，頁 2525d，〈秋清〉；卷 221，，頁 2345〈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卷 223，頁 2377e，〈早發〉；卷 230， 2515b，〈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卷 233，頁 2574b，〈樓上〉。從上述詩中，可以看到他梳髮、束髮、加簪的日常習慣，這才是杜甫的性習所在。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

本詩和前一首，都在極力刻畫一個飢寒凍餓，親身採柁而無所獲的杜甫。前詩的「歲拾橡栗隨狙公」，本詩的「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和「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都在寫杜甫的無食；前詩的「手腳凍皴皮肉死」，本詩的「短衣數挽不掩脛」，都在寫杜甫的無衣。其實，都是從〈發秦州〉詩：「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全唐詩，218：2295）附會來的，但偽造者根本錯讀了這兩句。[55]

杜甫這次南下，是全家十餘口盡室南行，難道不必有周全的旅費準備？我們先回顧杜甫的經濟狀況。本文的「前言」已指出，杜甫在西京和東都皆有產業，東都的產業在鞏縣土婁村，西京的產業在素滻之源的杜陵。因為安史之亂的緣故，這些產業的收益可能對杜甫實際幫助不大，但不會完全沒有收入。而且杜甫從至德2載（757）5月開始任左拾遺，一直到乾元2年（759）秋日離開華州司功參軍之職，至少有兩年以上穩定的官俸收入。

然後，我們看到杜甫在秦州買田問舍。他寫了〈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全唐詩，218：2288b），又作〈寄贊上人〉云：「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沙田又足收。」（全唐詩，218：2288c）詩中說得很明白，他就是想購買房舍和良田，在秦州隱居，可惜後來並沒有實現。秦州的房地產價格高低不是問題，即使所費不必太多，若要「茅屋買兼土」，身上總有一筆貲金。及至杜甫離開秦州時，就如〈赤谷〉詩所說的：「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全唐詩，218：2295b）他已經決定不再回來，所以，這一筆本來要在秦州買田置產的金錢，必定隨身攜帶。

杜甫南下同谷縣時，本來的初心，也有在同谷縣卜宅的明確意願，如〈發秦州〉詩的前半篇所說：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

55 此外，「鄰里為我色惆悵」也是從杜甫〈羌村三首〉：「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變造來的。杜甫寫到鄰里的詩，在成都和夔州都很常見，如〈寄題江外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以及〈柑林〉：「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皆是，杜甫在羌村、成都、夔州曾經長住，才有鄰里，在同谷縣只是停留幾天的過客，那來鄰里？所引各詩，分見《全唐詩》，卷 217，頁 2277b；卷 220，頁 2321b；卷 221，頁 2347。

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全唐詩，218：2295）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是嗟歎語，沒有實指，且不論。「無衣」和「無食」這兩個詞，也留待後面再談。請注意杜甫怎麼「問樂土」和「思南州」呢？「漢源十月交」到「清池可方舟」十句，就是他對同谷縣的認識，從氣候溫暖、山水幽清、良田盈疇、薯蕷崖蜜易得、有冬筍可食、有池可泛舟，他把打聽來的每一件都想得很好，不就是想要卜居的口氣嗎？最後他用「雖傷旅寓遠」來作暫結，「旅寓」不就是「客地移居」之意嗎？幾天後，他到了積草嶺，又作詩說：「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全唐詩，218：2297b），食蕨用伯夷采薇隱居故事，食蕨而不願餘，已是長住之意，茅茨也是杜甫一再用於歸休定居的詞語。[56]因此，杜甫雖然只在同谷縣停留九天就走了，他曾有在此定居的意願並不假，這就使我們注意到他在秦州沒有用出的那筆貲金。不管這筆錢有多少，足夠一家人在這七、八天旅行之用，以及抵達同谷縣之後的溫飽，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旅行的實況。〈發秦州〉詩說：「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可見杜甫一家人分別騎馬和乘車。接下來的途中，不斷寫到有車有馬，〈赤谷〉詩說：「亂石無改轍，我車始載脂」，〈鐵堂峽〉：「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石龕〉云：「驅車石龕下」，〈泥功山〉云：「白馬為鐵驪」。古代長途旅行，車馬可以租用，不一定自備，即使如此，租車租馬，終究不是貧窮至無一錢者所能經辦的。在旅途中，杜甫曾有一次寫到小孩們的飢餓：「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追。」但這是因為所經過的村墟沒有人煙，並不是因為身上沒有錢去買食物。他也寫到身上冷：「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57]乃是特殊寒冷的寒峽，使他感覺衣薄單薄。即使單薄，何至於像此處所形容的「短衣數挽不掩脛」？

其實，「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的正確說法，是說關隴穀貴，包括自己在內的居民，都有難以購足糧食的困擾，而且，戰後物資缺乏，添購冬衣的困難也逼至眼前。同谷縣未經戰禍，稻麥充足，天候和暖，這兩項支出將大大

56 參見杜甫，〈漢陂西南臺〉:「庶結茅茨迴」;〈回棹〉:「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之句，皆有結茅卜居之意，二詩分見《全唐詩》，卷 216，頁 2261c；卷 233，頁 2578b。

57 以上六首，分見《全唐詩》，卷 218，頁 2295、2295b、2295c、2297、2297c、2296。

減少。無食與無衣，是相對性的，不是杜甫真的已經沒有食物吃，沒有衣服穿了。我這樣解釋，熟讀杜詩的人，馬上會援引〈空囊〉詩：「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全唐詩，225：2424d）來個以杜證杜。關於此，我在前言中就說過了，不再重複。

（三）三歌

>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鷫鸘，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首二句乃從杜甫〈遣興五首之三〉：「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變造而來，再從〈喜達行在所三首〉：「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之句摘出「瘦」字，[58]拼湊而成。

（四）四歌

>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要指出本詩的誤謬，必須先從韋氏妹的行蹤談起。杜甫在〈元日寄韋氏妹〉詩中有清楚的敘述：

>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全唐詩，224：2404）

此詩作於至德3載（758，2月改乾元元年）正月。至德2載（757）9月28日廣平王收西京，10月18日廣平王入東京，兩京盡復，唐肅宗於次日（19日）返抵都門。杜甫也自鄜州返回長安，銷假上班，續任左拾遺。旋即進入次年春正，韋氏妹的夫家，時任江西觀察使的韋儇，派朝正使到長安來賀歲，杜甫見到韋氏妹的夫家派來的朝正使，作了此詩，托寄給妹妹。

58 二詩分見《全唐詩》，卷218，頁2290，〈赤谷〉；卷225，頁2405，〈寒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詩自從黃鶴注為：「京華舊國移，謂肅宗行宮在靈武也，此是至德二載元日所作。」[59]被誤解至今，必須逐句加以辨析。

首聯「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指出妹妹所居在江州，由於這是問題的主要癥結，留到最後面再說。

次聯仍是「近聞」之事，「郎伯－殊方鎮」，「郎」指丈夫，「郎伯」是杜甫所創之詞，應指丈夫的親長，未見於其他文獻。「殊方」指外省，「鎮」字是動詞，指擔當方鎮之任。從至德2載到乾元1年中，韋氏而為方鎮者有韋儇，時為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60]「京華－舊國移」，[61]「京華」指西京京兆府，「舊國」有兩義，一指故里，一指歷史悠久之國；此處採用故里之義，「移」是移居。韋、杜皆本家京兆府，韋氏妹在安史之亂前隨夫家定居西京，西京即其故里，後來因避亂而遷離長安，是為舊國移。同樣用法，亦見於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全唐詩，231:2541b），其「故國移居」即本詩「舊國移」。

黃鶴注說「京華舊國移」指肅宗行宮在靈武，依其所言，「京華舊國」之稱，可以隨著皇帝所在，外移到靈武，實是誤解。唐詩及唐文中，除了武則天定都洛陽期間外，「京華」的唯一解釋就是西京京兆府，連俗稱洛陽的東都河南府，都不被稱為京華。例如至德1載12月9日，高適受命出任淮南節度兼採訪使，在〈謝上淮南節度使表〉中便說：「猶以京華尚阻，國步暫艱。運黃石之

59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 4，頁 319。

60 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第四冊，頁 2254。又據五代．劉昫撰，〈忠義下．趙曄傳〉，《舊唐書》，卷 187 下，頁 4906，至德元載（756）之時，韋儇已任江西觀察使。

61 關於「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的對仗句型，是前兩字一組，強調所說主題，後三字一組，寫出發生事件，就好像說：「聽說你的郎伯啊－正在遠方居鎮守之職」「想起京華啊－你已從這個故里移居出去。」杜詩中此種句型如「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都是。前兩字提示了所要談的主題，並非主詞，也不與後面的名詞連成一詞。本詩之例，由於京華即是京兆府，韋氏妹的故國恰好也是京兆府，才會看起來像是「京華舊國」為一詞。所引各詩，分見《全唐詩》，卷 224，頁 2392，〈龍門〉；卷 227，頁 2470，〈送李卿曄〉；卷 231，頁 2548c，〈奉寄李十五祕書二首〉；卷 230，頁 2529c，〈歸〉；卷 234，頁 2581，〈聞惠二過東溪〉；卷 232，頁 2558c，〈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謀，推赤心於人腹」，[62]其時唐肅宗方流亡於靈武之南的彭原郡，西京尚未克復，「京華尚阻」之「京華」，明指西京。可見行在不得稱京華，其例甚明。何況全詩是寄妹之詞，上句才說到妹氏的郎伯，下句忽然寫到皇帝，豈有此種章法。

「春城回北斗」，指自己現在西京。「郢樹發南枝」，指妹妹所居的方位，也是信使來往的道路。唐時由西京到江州為藍田武關驛路，出藍田縣後，須登終南山，下藍橋驛，經商州、武關、襄陽、郢州（州治在今湖北京山縣），沿漢水入江而東下。郢州在今湖北京山縣，本是途中的一站，但因楚國古稱鄢郢，郢州知名度甚高，故詩人將上述道路總稱為「郢路」。與杜甫同時而稍早的王維，在〈遊化感寺〉詩中稱這條驛路為「郢路雲端迥」（全唐詩，127：1291），比杜甫稍晚的儲光羲〈奉酬張五丈垂贈〉云：「日望天朝近，時憂郢路長」（全唐詩，139：1416），都同樣以「郢」字來修飾此路。[63]

末聯「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之句，借用《詩經・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64]的語意，指出自己尚未看到她家來的朝正使之前，啼痕滿面。及至看到了朝正使，知道韋氏妹的消息，也寫了這首詩作回報，當然就不哭了。杜甫寄詩給戰亂中思念至極的妹妹，為什會寫到朝正使？絕對不是他的愛國心過人，而是寄給妹妹的信要由韋儇所遣朝正使為他傳遞，與第三句「郎伯殊方鎮」，正相呼應。

下面再回過頭來看「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這兩句。

《杜詩詳註》又注說：「《漢書地理志》：鍾離縣，屬九江郡。《邵注》：今為鳳陽府臨淮縣。……按：鍾離，春秋時屬楚地，故云郢樹。」只因為鍾離在戰國時屬於楚國，就可以在詩中用「郢樹」嗎？絕對不可以，它既遠離真實的地理知識，也不符唐人作詩原則。

62 五代・劉昫撰，〈肅宗本紀〉，《舊唐書》卷 10，頁 244：「十二月戊子，以……諫議大夫高適為廣陵長史、淮南節度兼採訪使。」又見高適，〈謝上淮南節度使表〉，《全唐文》，卷 357，頁 3625。

63 唐代商州武關驛路，藍田縣至藍橋驛路段，請參看簡錦松，〈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第 30 卷 1 期，頁 167-204，2012 年 3 月。藍橋驛以後路段，可參閱嚴耕望，〈藍田武關驛道〉，《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冊，頁 637-667。

64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國風・召南・草蟲〉，《毛詩注疏》，收錄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清嘉慶 20 年南昌府學刊本，1965），卷 1，頁 51a-5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如〈圖十六〉所見，從西京到濠州鍾離縣，和從西京到江州，是完全不同的交通概念。若要往淮河流域的濠州，必須東出華州－潼關－靈寶西原－陝州－新安，至洛陽，再由洛陽－鞏縣－汴州－陳留－雍邱－宋州－永城－埇口－泗州，而至鍾離縣。元和4年（809），李翺曾由洛陽經淮泗南下，即由此路，見其所撰〈來南錄〉一文。[65]杜甫婚前曾與李白、高適作多年梁、宋之遊，縱馬酣歌，對於這一帶的交通地理，十分熟悉，不可能弄錯。[66]反之，往江州的道路，必須經由藍田－商州－武關－襄陽－郢州－漢陽，而至九江，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曾由此路。很明顯的，由西京至濠州不會經過郢地；由西京至江州，才會必經郢地。杜甫作詩之時，因為代為送信的朝正使實際經過此路，所以寫及郢樹，怎麼可以含混呢？

而且，韋氏妹一族遷離長安，是為了避難。天寶15載（756），安祿山於元日在洛陽即位，自稱大燕皇帝，隨即佔領洛陽以東沿線，推進到雍丘，當時的主要戰場之一，就是著名的張巡、許遠拒守睢陽之役，睢陽郡就是李翺〈來南錄〉中所說的宋州。濠州鍾離縣雖然距離宋州還有300公里，但它正在戰爭的前緣，據詩人張繼親見所見，當時潤州已經在修造戰船，防備安史渡江，淮上州縣瀰漫著一片烽火前的緊張，韋氏一族絕對不可能故意從西京移居到即將成為戰場的濠州鍾離縣。更不必說，天寶15載6月4日哥舒翰大敗於靈寶西原，潼關隨之失守，東向之路已經不通。韋氏妹一族本為避難，豈有反而投入叛軍之理？

郢州方向，本是西京失守時都人逃難的主要路線，杜甫友人韓汯舉家遷居岳陽、薛據舉家遷居江陵，[67]都是經由這條驛路，韋氏妹一族也應由此南奔，移居江州。韋儇既為江西觀察使，江州在其管內，韋氏妹住在這裡受其保護，可能是家族的意思。因此，退一步說，縱使依黃鶴把本詩編年在杜甫陷身圍城中，韋氏妹所在的方向，也是在東南驛路的郢州之南，而非兩京大道東方的淮河之上，這是明確不可移的。

杜甫寫了〈元日寄韋氏妹〉這首詩以後，又過了幾年，在大曆2年（767）寒食日，杜甫作〈又示兩兒〉詩，也說到妹妹居住江州：

65 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卷 638，頁 6442-6443。

66 見杜甫，〈遣懷〉:「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及〈贈李白〉:「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二詩分見《全唐詩》，卷 222，頁 2359；卷 216，頁 2252b。

67 見杜甫〈寄韓諫議汯〉及〈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韓汯，舊本作韓注，非也。二詩分見《全唐詩》，卷 220，頁 2324b；卷 231，頁 2546b。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全唐詩，231：2535）

長葛指弟，乃是杜穎，江州指妹，便是韋氏妹，前後所敘述的行蹤一致。

確認了乾元元年杜甫寄詩之時，韋氏妹乃是移居江州，不可能居住到淮河邊的濠州，則〈同谷七歌〉第四首的作偽之跡便很明顯了。偽作者說：「長淮浪高蛟龍怒」，便是因為不了解「漢鍾離」這三字，錯誤的以為是唐濠州鍾離縣，才會有長淮浪高之語，更虛造一個十年不見來拼湊。如果真是杜甫本人來寫，怎麼會不知道自己妹妹在那裡。

那麼，何以證明「漢鍾離」一詞被誤讀？請比較這兩個句子：

〈元日寄韋氏妹〉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七歌〉－－－－－－－－－有妹有妹在鍾離。

兩句的差異在，偽作者只寫了「鍾離」二字，杜甫本人寫作「漢鍾離」。「漢鍾離」三字怎麼解釋呢？據《漢書・地理志》云：

九江郡，……縣十五：壽春邑、浚道、成德、橐皋、陰陵、歷陽、當塗、鍾離、合肥、東城、博鄉、曲陽、建陽、全椒、阜陵。[68]

漢代「九江郡」，領有今安徽省中部，地域相當廣大，「鍾離」是漢九江郡所轄十五縣之一。唐朝的江州又名九江郡，與漢代九江郡名稱相同，其實並非一地。[69]《舊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又說：

濠州，下。隋為鍾離郡，武德三年，改為濠州。……領鍾離、塗山、定遠、招義四縣。……鍾離，漢縣，屬九江郡。晉、宋、齊、梁，置徐州。隋初為濠州，煬帝復為鍾離郡。武德三年，置濠州。皆治

68 漢・班固，〈地理志・九江郡〉，《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8 上，頁 1569。

69 「九江郡」一名，自秦至唐，變化極大。秦代九江郡包括淮河以南到江西全境，今九江市，也在其中。漢時九江郡已縮小，不再包括今九江市。隋代將九江郡專稱今九江市，唐代承沿隋制，更名江州，同時並用九江郡之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此。[70]

綜合這兩條記載來看，如果杜詩所指的是唐代鍾離縣，那麼，將它指向唐濠州所轄四縣之一的鍾離，並沒有問題。因為單單就「鍾離」這個縣來說，漢代的縣地和唐代的縣地，也是重疊的。所以，如果沒有注意到杜甫特別在「鍾離」之上再加一個「漢」字的用意，就不會知道杜甫在說什麼。

事實上，杜甫使用「漢鍾離」一詞，就是強調他並不是在說唐代的鍾離縣，他而是借用「鍾離」地名的漢代屬性，作為典故來使用。他是想把「漢鍾離」－「漢九江郡」－「唐代同名的九江郡」三個名稱，經過典故化的轉換之後，以古代「漢鍾離」所屬的「九江郡」，來代指同名的「唐九江郡（江州）」。

至於漢代九江郡有十五縣，為什麼選用「鍾離」？可能與韻腳、平仄、語感三方面都有關係。本詩押的是四支韻，此處又需要雙平聲字，「鍾離」二字正好合用，字面情味也比其他十四個縣好，所以作此選擇。

（五）五歌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的問題，在於它把杜甫旅宿的地點誤植到不可能居住的飛龍峽裡去，把當時的同谷縣城寫成黃蒿狐狸之場，都不合事實。

杜甫在同谷縣只停留幾天，自可暫寓城中，不會居住在沒有人民的深峽闇溪之內。而且，杜甫到同谷縣之前，戰火並未波及此地，秦州和成州是鄰州，消息可通，杜甫在〈發秦州〉詩中對同谷縣的舒適生活，充滿了嚮往，怎麼會在七、八天後立刻改口，說這裡的縣城乃是黃蒿茅塞、野狐出沒的恐怖世界？

偽作者完全不知道同谷縣的實際山川，信口開河。在前面第二小節「（二）同谷縣的盆地特色」中，我已經清楚解說了同谷盆地的自然地理與城邑人文情況，足以破其荒謬，此處從省。

（六）六歌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嵂崒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

70 見五代．劉昫撰，〈地理志‧濠州〉，《舊唐書》，卷 40，頁 15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壑為我迴春姿。

〈六歌〉的問題，也是因為造偽者不知道同谷縣的實際山川，拼湊成篇。「南有龍兮在山湫」和「龍正蟄」二語，係由杜甫〈萬丈潭〉詩「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閉藏修鱗蟄」變造而來。杜甫到萬丈潭，遊也遊過了，心情還頗為愉快，預約再來重遊，有什麼「我行怪此安敢出」？

至於具體的山水實證，請參閱第二小節「（二）同谷縣的盆地特色」及第三小節「（二）萬丈潭」和「（三）晁說之與杜公祠及其他」，此處也不再重複。

（七）七歌

>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夙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1、「三年饑走荒山道」，全無此事，乃附會〈鐵堂峽〉詩：「……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而來。〈鐵堂峽〉詩意本來很明白，所指的是盜賊未滅，令他肝肺激烈，所謂飄泊，也是指居住與仕宦沒有定所，一如「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的感歎，所謂「三年饑走荒山道」，真乃無中生有。各本杜甫傳、注，為了坐實此句，不惜從天寶 15 載（756）避賊之日起算，殊不知從天寶 15 載到乾元 2 年（759）是四個年頭，不是三年。請看這四年間杜甫的生活：

(1) 天寶 15 載（756）杜甫攜家避賊，妻兒平安後，他單獨陷賊於長安

(2) 至德 2 載（757）4 月，他脫身往鳳翔，5 月 16 日被授以左拾遺。閏 8 月 1 日告假，返回鄜州探視妻兒，10 月返回長安，續任左拾遺。

(3) 乾元元年（758）6 月，自左拾遺出為華州司功參軍。

(4) 在華州司功參軍任內一年餘，乾元 2 年立秋以後不詳何時去職。深秋時節他已經在秦州，10 月作〈秦州雜詩二十首〉。

以上這些經歷，除了避亂及陷賊期間之外，杜甫不在官職的日子，只有離開華州以後到抵達同谷縣之前幾個月而已。而且，除了天寶十五載短暫的攜家

臺灣大學傑出期刊資料庫

避兵，和至德二載從金光門潛赴鳳翔縣，曾受饑危之苦外，杜甫不論是得意或失意，從沒有一天饑走荒山，何來「三年饑走荒山道」？[71]

2、「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句，也是取杜甫〈秋興〉詩：「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全唐詩，230：2509b）及〈奉贈韋左丞丈〉詩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全唐詩，216：2251）拼湊而成。

五、結論

杜甫〈鳳凰臺〉、〈萬丈潭〉、〈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與自秦入蜀的紀行組詩，膾炙人口。前人的研究，有從實地考察角度探索詩的地名，有從美學角度析論詩的美感，仁智互見，各擅勝場。本文以嚴謹的現地研究法，重新驗證各詩的內容，並解析了北宋晁說之的說法。晁說之於宋徽宗宣和3年至6年（1121-1124）任為成州太守，創先在成州同谷縣新修杜工部祠，他正確的指認了鳳凰山，又記載了時人所指的位在龍堂峽外、雞幘山下的萬丈潭，他相信杜甫居住在萬丈潭畔，也把杜工部祠堂建在潭邊。雖然他所說的萬丈潭，與杜甫〈萬丈潭〉一詩所寫的山川景觀完全不符，顯然是誤指了萬丈潭的位址，而且杜甫當年也沒有居住在萬丈潭畔。但他的各篇文章，保存了北宋的說法，極有啟發價值。

本文先考察了徽縣至秦州、秦州至同谷縣、同谷縣至徽縣這個三角區域，並調查了同谷縣至白水江鎮及興州（今略陽縣）等地，發現從秦州以南，在地形圖上可以看到的極少數平坦地形中，同谷盆地是較大而顯著的。我仔細考察了這個盆地上的河川與土地、人民、交通、氣候、植栽，作為解讀杜詩與行跡的基礎。

經過反復進行的杜甫詩篇解讀、唐宋摩崖題壁參證、衛星地圖和GPS作業、晁說之說法驗證、詩文與實際山川比對等多項工作，得到以下結論：

1、杜甫〈鳳凰臺〉詩與現地山川完全吻合。由於石崖頂部不易標記，而石崖下方的鳳凰山寺有可標記，因而以鳳凰山寺中的〈唐元和九年李叔政題壁〉墨跡所在處（33°44'0.94"北，105°46'30.08"東，1154米）代表其位址。

71 至德二載（757）的北征，他自言「豈無囊中帛」，並非「饑走荒山道」。乾元元年冬日的東行，去程有閿鄉縣姜七少府設膾，回程受潼關吏導覽，都是在職期間的休假，亦非「饑走荒山道」。

2、杜甫〈萬丈潭〉詩，為杜甫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詩，其詩句內容與現地山川高度吻合。雖然在這片荒山深峽中，要確定青泥河的某一小段為萬丈潭，並不容易，不過，在33°42'12.33"北，105°46'16.29"東這一帶的景觀，酷似杜詩所述「山危一徑盡，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該四句依章法推算，應為杜甫抵達萬丈潭時的主要景觀，因而擬以該點為代表位址，其下方之青泥河水位約933米。

3、晁說之〈濯鳳軒記〉、〈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祭龍池文二首〉、〈發興閣記〉、〈東城外作呈圓機〉等篇綜合研究之後，可清楚看到晁說之心目中認定的杜甫在同谷縣之所居。筆者以Google Earth Pro運算之後，認為晁說之所建杜工部祠堂位址，應在以33°43'54.06"北，105°45'2.80"東為代表的這一個小區，海拔約958米。現今重修的成縣杜甫草堂觀光景點，建於飛龍峽谷之中（33°43'12.52"北，105°45'25.54"東），非晁氏之舊。

4、杜甫在同谷縣的停留約九日，理應暫寓於城中客舍或友人宅，昔人以「寓居同谷縣」形容杜甫，或指杜甫曾居住同谷縣一個月，皆非。

5、杜甫在〈發秦州〉及〈積草嶺〉二詩，有明確的卜居同谷縣意願，也有購置屋與土之貲金，何以不久即去，應與本地友人透露吐蕃來攻之危疑有關，晁說之便持此說。晁氏乃成州太守，以守責官員的思考而作此言，宜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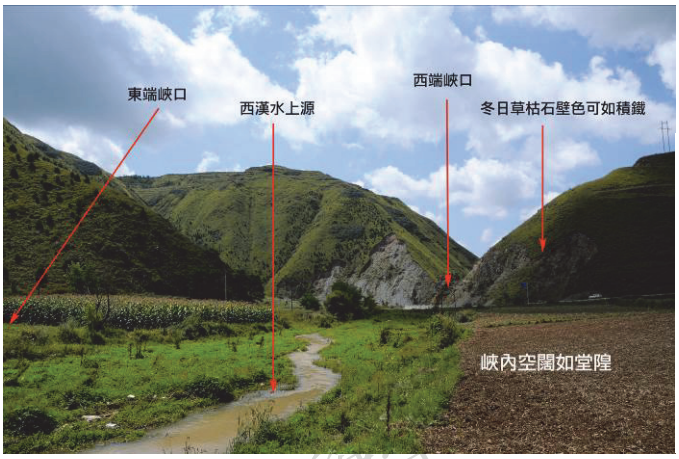
6、〈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荒謬失真，全係拼湊、附會、變造而成，絕非杜甫本人之作。由於《舊唐書》已用其內容，可能在五代或更早就已經羼入杜詩的傳抄卷子中。本文有詳細論證，請見第四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常見的平緩地形。拍攝點為 34°13'25.95" 北，105°23'2.93"東，145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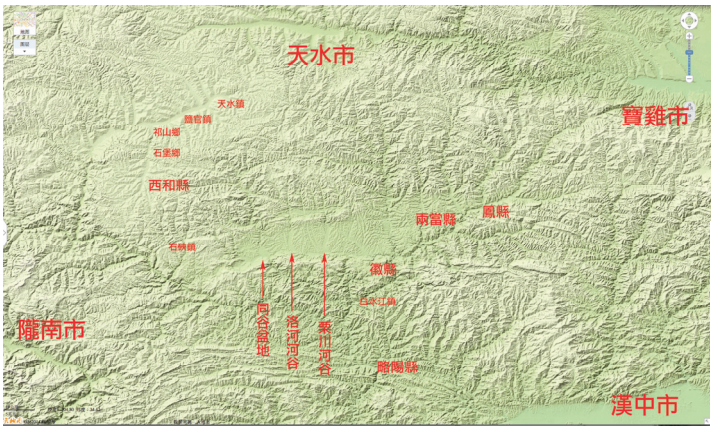
圖二

鐵堂峽中向西南拍攝，拍攝點為 34°20'13.14" 北，105°38'32.64" 東，159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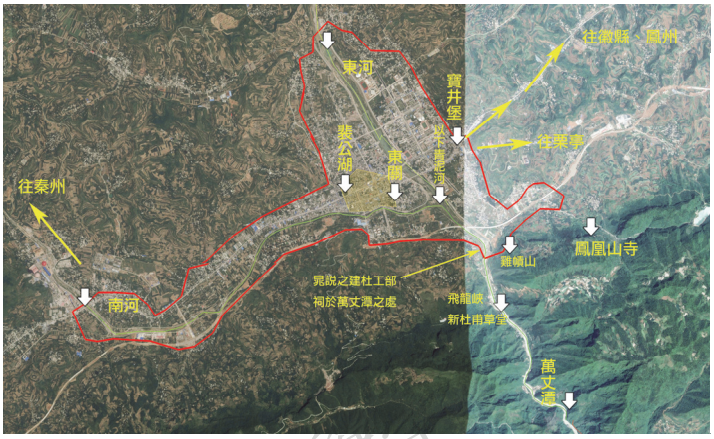
圖三

在 S218 省道的 33°43'12.95" 北，105°31'1.91"東，海拔 1452 米處所攝。



圖四

《天地圖》所見的同谷縣盆地群。



圖五

同谷盆地解說圖，本圖以Google Earth Pro制作，上方為北。紅圈內為全部盆底平原地區，東關至裴公湖為城關鎮所在。



圖六

青泥河飛龍峽都是這種深峽、巨石、激流地形，沒有建築腹地。拍攝點為 33° 42' 34.788" N,105° 45' 48.402" E。



圖七

鳳凰臺，自33°44'4.76" 北，105°46'31.00" 東，海拔1074米處，由下往上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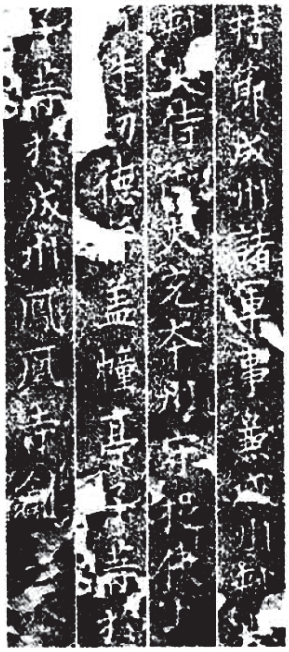
圖八

鳳凰寺下眺同谷縣城，拍攝點33°44'0.81"北，105°46'31.01" 東，1152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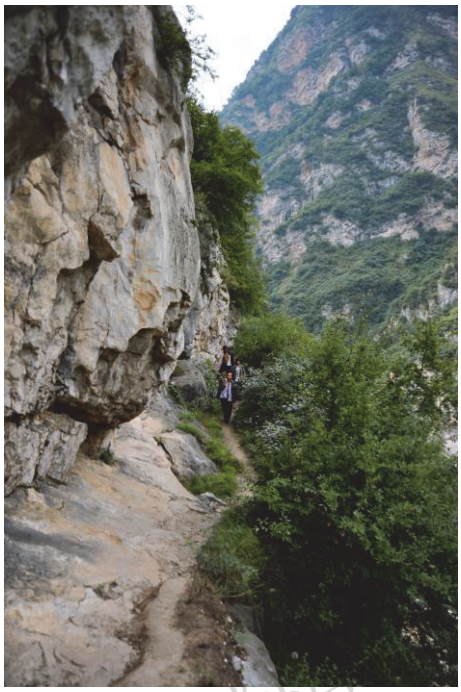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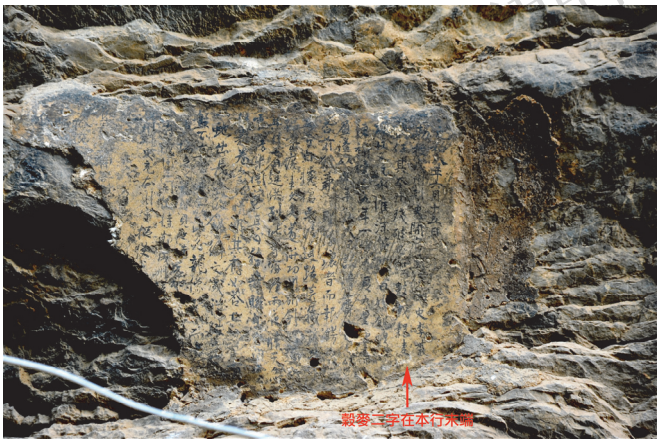
元祐一年鳳凰寺碑，由左至右四行。



圖九　唐代經幢。



圖十二　萬丈潭上方的青石與細路。



圖十一

唐元和九年李叔政題壁墨跡，位於33°44'0.94"北，105°46'30.08"東，1154米。

期刊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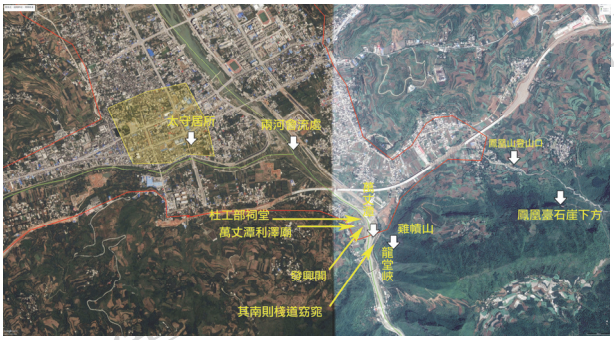
圖十三

由木棧道下視萬丈潭，拍攝點為33°42'12.33"北，105°46'16.29"東，海拔1003米。



圖十四

孤峰倒來深之孤峰，在萬丈潭西北。拍攝點同〈圖13〉。



圖十五

晁說之所說地點模擬圖。



圖十六

紅色路線往濠州鍾離縣，綠色路線途見鄆樹，前往江州，兩路絕不相干。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杜甫撰，北宋・王洙編，《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

唐・李林甫等奉敕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五代・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四部叢刊續編》第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北宋・黃庭堅、南宋・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北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毛詩注疏》，收錄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景印清嘉慶20年南昌府學刊本。

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黃泳，《成縣新志》，刻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刊本，1741。

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二、近人論著

李濟阻、王德全、劉秉臣，《杜甫隴右詩注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河南省計量局，《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張忠，《成州春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

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蔡副全，〈從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看杜甫隴右行蹤〉，《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4期，總第110期。頁62-72，2011年無月份。

蔡副全，〈唐《李叔政題壁》墨迹考略〉，《敦煌研究》 2009年第2期，總第114期， 頁45-49，2009。

劉孟伉，〈讀詩小記——對〈同谷七歌〉的時間和地點問題質疑〉，《文史雜志》1985年02期，頁20，1985年無月份。

簡錦松，〈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第30卷1期，頁167-204，2012年3月。

簡錦松，〈現地研究與唐詩詮釋新經驗〉，收入胡月霞主編，《2008年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09），頁361-391。

簡錦松，〈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22期，頁75-96，2011年11月。

蘇海洋，〈杜甫行程北段新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4期，頁34-38，2010年7月。

三、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http://hanji.sinica.edu.tw，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10 月11日。

中國氣象局，《歷史氣象數據查詢網》，網址：http://www.cma.gov.cn/2011qxfw/2011qsjcx/，最後瀏覽日期：2013年12月15日。

中國・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天地圖・在線地圖》，http://map.tianditu.com/map/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10 月1日。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2月28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Site Research on Du Fu's Poems in Tonggu

Chien, Chin-sung*

Abstract

Du Fu's trip from Qinzhou to Chengdu has received tremendous attention. Some poems that he composed in Tonggu County are famous including "Jicaoling", "Nigongshan", "Fenghuangtai", "Wanzhangtan", and "Fatongguxian." Based on the On-sit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Tang poetry, this article reread "Fenghuangtai" and "Wanzhang pond" thoroughly so as to verify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poems and correctly locate the sites of Fenghuangtai and Wanzhang pond. The On-sit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rest of the above poems.

Moreover, in his work, Cao shui-zhi, the mayor of Chengzhou from 1122 to 1124 who constructed Du Fu Shrine in Tonggu County, pointed out the site of Fenghuangtai correctly and mentioned the name and location of Wanzhang pond.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Du Fu housed by the riverside of Wanzhang pond, he thus erected Du Fu Shrine there. Although his description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e of "Wangzhang pond" in Du Fu's poem, the information Cao provided was inspiring. "The seven poems composed during Qianyuan in Tonggu County" have been well known. No one has ever doubted if they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Du. This article will look into detail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genuineness of the set of Tonggu poems.

Keywords: Du Fu, Tonggu poems, Seven poems of Tonggu, On-site research of Tang poetry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